中華郵務總局掛號之新聞紙

小小

社址　北京興化寺街
電話　西局六八二號
共兩張零售銅元貳枚
第二百七十一號

一條街的旗子全都沒了。左右幾家近鄰。又都圍在一處。提說昨夜東北犄角槍聲。徹夜不絕的話。又說到底不是那一處打仗。石孫道。據我猜。還是東交民巷。余接着道。不對不對。那聲音遠的很。好像在東便門那一帶是的。石孫笑道。咱們出城打聽打聽去。余笑道、好極啦。我還想出城呢。一路走吧。語至此。余等遂向大家點首告別。轉身向口外走來。出了西皮市口一看。前門關着，到了門洞。見有十幾個人。都站在那裡等候開城。余向前問道。怎麼大青晌午。就把個前門關上了。內中一人說道。大概消息不好吧。（其實兩宮。早已上了西安。一般住居北京的小民。還在夢裏呢。）余向石孫道。看這樣。出了城也得快回來。不然准許進不來了。石孫道。這話很對。正說着。聽得外邊有快馬飛騰而來。那馬蹄踏的石路聲與馬鈴聲。響成一片。跟着就聽是甘軍的口音說。快開城。快開城。少時有兩個守城兵。從馬道上下來。把城門閘了一道縫兒。把外面騎馬軍人放入。余等十餘人。即趁此擠出了前門。走到五牌樓頭裡。忽聽頭上吱兒一聲。洋槍子兒響。吓得余與石孫。以及隨走的幾個人。都由不得回頭一望。心說這槍聲、是從那邊打過來的

實事小說　庚子遇難記（四十九）

徐亞鈴編著　小小日報刊

。猜想未已。又跟着是一聲。這聲比前一聲。更是尖厲。如同擦着頭頂打過來的。當時一辨方向。知道是從東邊城牆。美國佔領的那一段地方所發出。吓得大家。趕緊躲在打磨廠口內。以身背靠在西天成烟袋舖門上。面南背北。（可不是要作壁上。）原爲閃躲槍子的緣故。皆因大家看出方才兩聲槍響。都從北明城牆上所發。由北往南射擊。若在南明站着。就許受了悞傷。送了性命。故此站在北明　有舖面房擋着。一定打不着的。當下五六個人擠在一處。低低說道。昨天後半夜的槍聲。可真放的不少哇。也不都是誰同誰。內中一人說道。是城上董福祥的甘軍打的。余即問道。你老先生怎麼曉得呢。那人答道。我方從蟠桃宮來。有好些洋鬼子。都在廟門口坐着。據那一帶的村老婦女們說。是從東交民巷打出來的鬼子。余聞是語。低頭默默猜想。空覺這些洋人。是從何處而來。正在尋思間。又聽一人說道。不錯。我也看見了幾個。好像我們中國人的模樣。決計不是外國洋鬼子。余即問道。都穿什麼衣服。那人答道。全穿白褂白褲。每人都拿着一支洋槍。余知道白褂白褲者必係白色軍衣。想來必是日本人無疑了。心裏越發狐疑不定。忽一回頭。見街市

組字插畫

鼓吹



四字組成。三日止。贈前五函。次仲五十函內錄名。請剪下第七版之（小小印花）附入信函內。無者無效。專送不收。函寄齊外大街路北三百五十一號交子達收。

緊要新聞

◎孫軍果下總攻擊令耶

傳聞孫軍布告討□。分五路進兵。昨日（十七）下令總攻擊。

◎孫軍有佔領吳江說

浙軍有於銑日（十六日）下午三時抵吳江縣城說。各報并揭載孫傳芳佔領吳江通電。但未證實。

◎奉軍一連被繳械說

浙軍已抵滬者共三團。奉軍憲兵第五營中之一連。因撤退稍遲。已繳械說。

◎執政維持和平令

民國十四年來。宇內紛擾。民不堪命。喘息未定。來日大難。近來謠諑繁興。浙省復有調動軍隊之舉。淞滬永不駐兵早經明令宣布。滬案發生蘇省爲維持地方計 東調邢士廉所部前往暫駐鎮懾 人心已定 據楊宇霆電稱。業照滬民所請。於本月十五日將邢部完全撤退。與孫傳芳通電用意不謀而合。蘇浙兩方。事前未經接洽。容有誤會。經此當可釋然。民窮財盡。兵兇戰危。若再爲箕豆之相煎。實不忍生靈之塗炭。本執政德薄能鮮。措置無方。所望各疆吏。軫念民生。善體斯意。孫傳芳所部。應即各回原防以符本執政愛護永久和平之心。以慰東南人士之望。此令。

▲孫傳芳銑日之通電

萬急北京段執政鈞鑒各省軍民長官各法團各報館暨全國公民公鑒。去歲傳芳觀師江表，感東南戰禍之慘傷。用策永久和平之大計。於是上海永不駐兵之議。當由人民請求政府。且特頒明令。傳芳則首先遵令撤兵，蓋不惟順從民意。亦以重言責也。不料我方撤旅而歸。彼則乘機而入 然又謂少數武裝以維持治安也。五卅案起。全國震驚。當國民熱心泣血之時爲私人擴利奪權之舉。人民敢怒不敢言 政府熟視若無睹。使傳芳獨負言責。實無以對我東南人民。雖念國難方殷，深不欲再釀兵禍，以爲苟能約束。猶可相安。數月以來。喋血販烟。騰笑中外。殺人越貨。苦我人民。穢德腥聞。衆目共見故傳芳猶嚙齒忍痛。靜待公論。冀其自覺。乃人民日增飲泣之聲。彼因益肆猖狂之技 視江南爲私有。挾政柄以自恣。甚至長官方色喜就任。步兵公然搶劫。事隔兼旬。曾未聞一伸軍法。夫滬上爲東南精華所萃 友邦觀瞻所繫。時至今日。傳芳縱可忍而士兵不能忍。士兵縱可忍。而人民不可忍。用致宣言。告我同志。永不駐兵之議自我言之。當自我行之。所以順人意者在此。而服從中央者亦在此。是以繳其槍械。放歸田里。惟念萬惡實由戎首。因由同志聯師。嘗世賢豪戮力同心。惟彼禍首□□口之是討 此外皆所不問。至我軍職志所在。厥有四字。曰永久和平。惟和平可以保國家。惟和平可以對友邦。見我旌旄。共求福利。邦人君子。幸共鑒之 又本日東方社關於江浙事件尚有種種報告。特爲彙誌如下。

▲浙軍主力集中太湖

東方社上海十六日電云、此間華方消息。浙軍昨夜入松江。孫傳芳似將本營移往該地方。奉軍今早已由當地撤淨。浙軍或入閘華亦不可知云云。又杭訊。浙軍方面繼續向太湖方面輸送軍隊。而集中其主力於該方面云云 綜合前記各情報。及上海上之輿論而攷之。一旦有事。其接衝地。當在蘇常方面也。

▲滬寧鐵橋被毀

東方社上海十六日電云。鐵路方面消息。滬寧鐵路線。黃渡間之二十七號鐵橋昨夜爲浙軍破壞。今早六時修理完好繼續輸送奉軍。

◎戰雲中之福建

福建督理周蔭人援浙。除得行伍隊出發外。省城防務。以省防司令李生春維持一切。上游則責成盧勝樹。下游則責成孔昭同擔任。入浙軍隊。總計兵力爲一師二混成旅。約四萬餘人。現均集中延平。待命出發。共設兵站五處，延平。建甌。浦城。仙霞嶺。衢州。又聞周之入浙。事前李生春與周蔭人孫傳芳二人之間曾有所計畫。其計劃聞係待孫氏取得蘇省後。即將以周蔭人督浙。而以李生春督閩。但事實如何。未能預測。姑誌之。

社會新聞

◎北京晚報劉煜君被捕

前晚十一時。北京晚報記者劉煜君

（小）（評）（論）

滅種事大

◁陸體乾▷

吳地之頸血未乾。越郡之風雲再起 江浙之民何辜。而重罹此慘禍。萬方多難。不堪回首。今日之勢。非昨年可比也。一旦不幸。戰機爆發。牽連之者。於役之民。恐將倍於曩時。死或輕於鴻毛。或重於泰山。大好兒男。一腔熱血。何不洒於異國四境之內。而獨流於中國乎。一旦血盡鐵折。碧眼兒將坐收漁人之利。亡國事小。滅種事大。當局者其速權其輕重。而圖之。

。警廳認其記載失實。當予拘捕。至昨晚尚未釋出。但對於報館。則仍許其照常出版云。

◎吳炳湘全眷回京

安徽省長吳炳湘。因時局緊張。將全眷送回北京。已於前日下午到京。亦可見東南問題之一斑云。特

◎後孫公園之凶殺案

宣武門外十間房西頭路北。門牌二號春茂泉酒店內。十五日晚十時許。去一學生。在彼飲酒大醉。伏桌而眠。至十一時許。又一學生乘人力車自東而來。行至該處。見醉臥者是同居之人。遂下車入內。將伊喚醒。大言申斥。於是二人互相口角起來，扭扭進入路北興勝寺巷內。互打許久。因該處是一條僻巷。又兼夜深之時。街巷無人。旋有外右二區警察巡邏趕至。見一人倒地昏絕，血肉模糊。見一人手執小刀。正欲逃走。遂即將行兇人擒獲。復經查看。被傷者尚有餘息。遂由孫公園第三分駐所內。叫來警察。將該人送往仁民醫院調治 又將兇犯帶至第三路究訊。據該犯供稱名叫王子芳。年二十八歲。台灣人。住後孫公園路北門牌六號泉郡館內。被刺者名叫洪燕秋。年二十六歲。亦是台灣人。同居一處。皆在南新華街北京師範學校肄業。因彼此素日意見不合。時常齟齬。晝間又因細故口角扭打 被人勸開。晚間本想飲酒助膽。等他歸時打架。詎料飲酒過多。不知何時被他喚醒申斥。因是一時氣憤 掏出切果小刀。將伊連扎倒地。將欲逃逸。不料被擒云云。訊畢將伊押解梁家園外右二區。經白署長復訊後。天已大明。遂派郭□官帶警至仁民醫院檢驗洪燕秋之活傷。面部左額脖項等處，共扎傷六處。亦與王供相符。至昨日下午由區備文將兇犯解送警察廳矣。哀

◎茶室內詐財惹兇毆

十五夜內九時許。前門外留守衛三喜茶室門前圍聚多人。比及近前調查。人叢中有男女亂打。頭破血流。衣服撕破 王廣福斜街北口守望警察趕來排解。見雙方均受傷。一人打掉半個左耳。鮮血淋漓。一人頭頂冒血。一婦人蓬頭散髮。大罵不休。彼時本段巡官郭玉田趕到。上前詢問兇毆原因。據婦人云。伊韓李氏。丈夫早故。遺下一女。伊夫在世時。有友人名叫韓玉珍 就是他。（指少年個耳朵人）。在本巷開玉興成鞋舖。自伊丈夫故後。日用均由韓某供給。後來伊與韓某姘度。實在是因生計所迫。有死有嫁，這也不算什麼。伊女現已年長。就在這三喜茶室混事。名叫關舫。伊給關舫當跟人。同院妓女程順喜。與伊母女素日有挾嫌。順喜有熟客就是他。（指頭頂打破之某甲）名叫關德銘。又名益齋。常到順喜屋中來。有時順喜吹風。說我母女要是得罪了他們。非在報上登我與韓某的事不可。要是花錢運動姓關的就不登。伊與韓某怕是登報不名譽。反向順喜要求。轉託關某千萬可別登報。順喜說不登亦可。須得拿出二十塊錢來。伊因保存名譽計。拿出五塊錢。順喜說太少 不拿二十塊錢明日就登。伊未允許。不料十四日某報上果然將我與韓某以往情事。均都登得清楚明白。怨想（指巡官）不是順喜與關某爲謀。今天關某又到順喜屋中來。伊與韓某商量。要求順喜託關某給更正。關某說更正行。非拿出二十塊不可。伊實在沒有錢。情願意出十塊八塊到可。順喜說少了不成。關某站起身往外就走。出門時尚說不花錢。還給你們登報。伊始追出理論。韓某亦由舖內趕來。言語失和。扭打一團。關某抓韓某耳朵不肯放鬆。給扯掉一半。韓某才抄起板凳。照關某打去。頭被打破云云。巡官即李氏所說。可是登報詐財。亦不能聽一面之詞。復問關某時。據說實無詐財情事、登報不知是誰登的。他要更正。叫他到報館去。他不應。扭住伊不放。以致口角起打云云。巡官以雙方各執一詞。遂將一干人帶回該管外右二區訊辦 李氏順喜關舫等先羈押。受傷之關益齋 韓珍玉二人。則送往香廠仁民醫院。敷藥後仍帶回區。經白署長審訊畢。是夜送往地檢廳矣。日

▲記者按此事太蹊蹺。以恐意度之。既在報界中。當係潔身自好之士 此種卑鄙行爲。或不能有。然近日假借報館招搖生事之人。誠屬不少。要在當事者用明眼查之而已。但身爲妓鴇又安得有此種眼光哉。

◎郵局改定收信時間

北京郵務管理局。近以天氣縮短。特將郵差收信時刻 另行改定。第一次上午八時、第二次十時。第三次十二時。第四次下午二時。第五次四時。第六次六時。第七次八時。第八次十時已於十一月一日起實行。盛

◎死而復活之異聞

東直門內砲局大院住戶馮三。素日拉車爲生 其妻顧氏。年二十五歲。本月十二日正在炕上做針黹。忽喊心疼少時氣絕 其家一貧如洗。遂由馮三同伴康六帶領馮三。赴各善士李明山全壽 張毅俠等宅。募化銀元九元五角。買棺成殮。至十五日早。其妻屍體忽然亂動。鄰人認爲屍變。爭出走避。逾時該婦坐起。招其夫至前。索要水飲。其夫知是已活。遂攙扶下地行動。至晚與常人無異惟面如白紙。至十六日 馮三帶領其妻往各善士家叩謝。天

劇訊

天津昇平舞台因高慶奎金碧艷均已回京暫行停戲△尚小雲現又排芙蓉屏△梨園公會由今日起辦九皇聖會九天奉經祈福 （儉生）

俠義小說

三奇士 四十九

王仲明著

那份淒涼景況。就別提啦。好在有信內裝的金葉子。可以換錢度日。光陰荏苒。曉箭𢶷催。轉盼間又到來年。三月時候。這也是沛如的災除難滿。事逢恰巧。趕上康熙大婚節。迎娶皇后。您看前清時代。這皇帝的大婚。是最大的一件大喜事。(比去年宣統的婚禮。可強多啦)所以百官陞賞。大赦天下。沛如趕上這個機會。可是喜出望外。蒙赦歸家。洋洋得意。好在自己又有錢。這才離了雲南。越四川。直奔陝西而來。不過是曉行夜住。飢餐渴飲。這一日來至省城西關。住了店房。自思自念。說劉除啊。想你今日蒙赦回家。到是個喜事。然而這一年的光景。也不知老母如何。妻子如何。想必窮困已極了。又我那漢仁兄。不知受了多少苦處。實在是殺身難報的了。轉而又想。可惜我若大一遍家業。被那楚狗子。與萬惡刁婆。害的上無片瓦遮身。下無立錐之地。這個冤仇。何日得報。此仇我若不報。罔生於世界也。及而又想道。最可恨的。就是齊希韓。我待他那樣的恩德。他始而不幫助我。繼而逃走。棄我而去。況且他一身武藝。本領無雙。到這時他不與我出點力。我何時才能出氣呢。(未完)

警世小說

巧連環 四十九

給凝符著

暫時按下不表。卻說劉辛人出了阿金家之後。獨自步行出清和坊。看見自己馬車在門口停住。遂即上了馬車。對車夫說上招商碼頭接客。辛人坐在馬車上。低頭尋思 還老三的言語舉動。真是顛不刺的見了萬千。似這般可喜娘行罕曾見。心裏很有要拯救她的意思 並以她的保護人自任。辛人本是責任心極重。他既有此種打算。當然老三受福非淺了。他正在那裏想著、馬車已然走到黃浦灘上。遠看帆檣 如織。濃烟如霧 汽笛頻吹。水花四濺。這十里洋場。別有一番景象。再看那黃浦江中、雪浪拍長空。天際秋雲捲。這麼一塊形勢優勝的地方。操在外人掌握裏面。我們中國人反在他們的手中討生活。反客爲主。汚辱國家。莫此爲甚。一旦我要革命成功。首先當在外人掌中。復我河山的。辛人此刻壯志也如同浦江之水風起潮湧一般。兒女柔情全銷磨乾淨了。思念之間。車過洋涇濱。到了法界 招商局的碼頭已在目前。辛人下了馬車。專候江新輪船到埠。好接迎他的同志。辛人正在問詢局中人江新何時到埠的消息的當口。猛然有人在背後拍了一下。說辛人。好久不見了。辛人不覺吃了一驚。回頭一看。原來是位好友。也是他的同志 (未完)

哈哈鏡

歡迎投稿

三言兩語

能人

朱信生

汽車素稱街市之雄。無敢攖邇。不料今竟被電車撞毀。(參看昨日本報)豈非莫大之羞。「能人背後有能人」。於茲益信。而市民性命亦即操之於「能人」之手矣。噫。

文苑

一年容易又秋風(續昨)

王仲明稿

其六

一年容易又秋風。金氣西來妒花容。萬紫千紅摧敗盡。可憐憔悴不葱蘢。

其七

一年容易又秋風。露冷霜高萬物象空。白雁書天成一字。黃花匝地滿西東。

其八

一年容易又秋風。羨彼庭前百尺松。萬物萎殘皆不振。獨標蒼色禦折衝。

其廿九

一年容易又秋風。衰物與窮與通。最怕此時增百感。萬緒千頭塊磊胸。

其卅十

一年容易又秋風。浪跡萍蹤西復東。蛩棘已成上苑樹。芝蘭反爾作飄蓬。

諧文

閻羅致大總統書

吳菊痴稿

陰國閻羅王致書於陽國總統閣下。竊貴國禁煙政策。厲厲進行。凡私吸私售者。或判罰金錢。或拘押牢獄。或勒令戒除。或執行槍斃。種種事實。無非欲將一般有煙癖者。置諸死地。而爲貴國謀將來之幸福。法至善也。意良美也。敝國何敢妄贊一詞。惟其中有不利於敝國者。不得不與貴總統一商榷焉。查貴國自舉辦禁烟以來。煙鬼生計維艱。往往有犯法而不能久留於貴國。皆紛紛拋棄室家。逃至敝國避難者。試一調查。則貴國之煙鬼頓然減少。而敝國之煙鬼忽然增多。在貴國固不患若輩之逃遁。而敝國終不免有鬼滿之患。日來據各處報告。煙鬼名冊。紛至沓來。更僕難數。是以召集各殿鬼王。從長計議。僉謂貴國既不顧敝國之能否安插若輩。而以敝國爲壑。敝國亦惟以相當之辦法。仍送若輩投生貴國。再爲一般小煙鬼。以弱貴國。無如議決之後。仍不生效。推原其故。皆因貴

國各處禁煙所。專將烟土付諸一炬。使敝國一十八重地獄。烟氣撲鼻。正好藉此過癮。故樂死惡生。不肯重。貴國。嗣後務望貴國將所存烟土。另籌善法。幸勿作此惡劇。祇緣貴國無論何物。一經焚化。即變爲敝國之物。遂使若輩。爲吸烟而苦。死爲吸烟亦樂。縱百計驅遣。絕無一鬼肯入輪廻道者。如之奈何。用特函請貴國執政延長禁烟期限。撤銷焚毀命令，庶幾貴國現存之烟鬼。多活幾年。敝國以來之烟鬼。少吹幾口，然後貴國將垂死之烟鬼。陸續送來。敝國將註生之烟鬼。從容放發。一舉兩得。貴總統亦表同情否。謹此布臆。順頌陽安。（鶴侯回音）。

雜感

孔子誕日誌感　楊承武稿

孔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其道德學問。浩浩乎淵深如河海。巍巍乎與日月爭光明　蓋我國之大聖人也。考之於書。孔子魯人。其母顏氏。禱於尼山而生　其日爲八月二十七日。有麟吐玉書於闕里。時人異之。是孔子之降生。誠非偶然。夫孔子之前。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皆古之聖人。而史書未詳其生日　若孔子誕日。獨垂於今時。猗歟盛哉。夫孔子之德配天地。其壽世固無窮矣。自漢唐以來。歷代帝王。皆加優崇　而於春秋奉祀之外。又有誕日之典禮。是千秋萬世後。知敬孔子者。必不忘此誕日。不忘此誕日者。其景仰孔子之意。必愈切也。雖然。世人第言尊孔。不過徒有尊孔之名。而無尊孔子之實。如是以言孔教。奚益哉。太史公曰。雖則不能止。然心嚮往之。夫嚮往者。心在聖賢無或時忘之謂也、若今人異是。寡廉鮮恥。蔑禮棄義。日言尊孔。而去孔惟恐其不遠。至若喪心病狂之徒　視尼叟爲迂闊。非孔教爲糟粕，無怪禍亂糾紛之無已時也。噫。

小諧著

分類小廣告　趙景軾稿

△聲明類

余前日來京。於途中失去北京婚姻學校畢業文憑一紙。除請該校補發外。如有拾而冒充者。概作無效。特此聲明作廢。　陳忽啓

二百五態現已來京何不造府一叙。　自大啓

△徵求類

今者余爲關充私慾以利己起見。（挨罵）特徵求姨太太數千打　如肯割愛相讓者。請函答本社與敝人接洽可也。事成之後願以髮妻爲酬。（好德行——）　關老啓

△介紹類

耙師待聘　本技師曾畢業於國立吳德大學刮摟專科。且服務於污吏洋行多年。對於耙子之使法製法及性質。頗甚明白。願從事於軍閥界。如欲聘者。請函無量心大人胡同。與蟀特接洽可也。

隨便談談

湊趣的抗議　倪文儒稿

鄙人讀了天俠先生代汽車鳴不平的文字。心中着實的頗會天俠先生這一翻見教的盛意。所以我也借此機會。腆着顏。與天俠先生湊湊趣兒。

前者鄙人所說的汽車不講公理。並非直接說是汽車的本身不講公理因爲汽車。非自動物。必須有人主動。挑撥機關的司機生。即是主動的重大嫌疑犯。可是坐汽車的人又是司機生的主動人。直言之。即係並非汽車這個物件。不講公理。乃是坐汽車之人。稍涉不講公理之嫌。至於馬路的問題。那是管理市政的先生們的職責。他也不能誠心與汽車作對。特意將馬路弄得七亂八糟呵。自行車。人力車。騾車馬車他們也全是車呀。爲什麼不塵土揚天呢。爲什麼不往別處濺泥呢。這可又是一個疑問了。

公共郵櫃

世英兄近日作何消遣祈示知　壽益

一弓兄屬近數日何不見佳作　瀧亭

隱鴻兄屬甚盼該刊早日付印　誠心

游俠兒郎前函已回覆收到否　菊痴

張頌修兄屬大贈已收到謝謝　登五

插書宣佈

十月七日第二百六十二號本報秋菊插書係（小小日報不可不看）首仲者楊華甫贈已奉上乞笑納次仲五十函黃明源徐菊芳蘇鴻麟李文博崔件蕭張喻園松秋館主姚五次郎劉裕崑李瑞田郞占鳳梁敬言來樹泉鄂竹坪常霖貞女士合猜郁汝霖愚痴生趙貫三張子馨甄陶居士覺速野人合猜吳翰王蓉波澤林女士合猜陳鐵文趙幻蝶李煥章王鴻書袁相卿劉乃初劉文彬高德亮張福泰楊松濤合猜郭憲文吳捷軒劉慶五王懷銘眼鏡善人田松林張顯庭楊彩川裕績堂趙萬春陳晃唐福銳陳明安合猜賈西園海外遊商王敬甫陳曉帆黃茂亭蕭速陸蕫蒂軒謝硯田執謎不語主長辛店中積草以上諸君備錄芳名恕不奉贈　王崇齋謝教

謎底宣佈

九月二十日本報第二百五十四號淺謎四則處處句（迎春）點點句（諸葛亮）星光句（小小日報）駿騎句（馬超）首仲前五齋王富中趙鳳祥楊振春盧英林張喻園以上五肖非贈尸奉上望祈哂收次仲著陸琴君徐菊芳祝蘭李鴻堤劉世珍高崇亭田澤芝鈺晉蔣紹芝嚴正義潘越于楊彩川方少泉天外我牛却贈梁其凱愛吾廬主人王錄屬禹輔臣費輝龍廬樂學劉靜泉合猜洪月齡楊耀輝以上諸君謹錄芳名恕不奉贈下期仍祈源源賜教是幸尚有未仲欠資等四人一源但恕不錄名統謝大教　李翔謝教